

悲剧的力量摄人心魄

——马林斯基版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 李长缨

神足以燃烧和融化恋人,瞬间让爱情之花绽放和凋零……

说到这版的舞美布景,它虽没有之后像马约、麦克米伦、克兰科、厄尔等各种版本的标新立异,但它还原于最初写实的舞台模样,最具俄式传统的舞台原型。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普罗科菲耶夫1934年创作的这部芭蕾舞音乐,当时并没有被人马上接受,包括大名鼎鼎的芭蕾明星乌兰诺娃都说这样不符合古典芭蕾规律的音乐怎么跳舞,但现在听来,普氏的音乐不仅具有鲜明的芭蕾语汇节奏、迷人的色彩、浪漫的情调,更具舞台戏剧性的音乐特点,其旋律在有很多大跳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灵动优美,让人记忆深刻。他的天才体现在他能用音乐绘声绘色地叙事造景和描摹人物形象,并让主人公微妙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曲线在音乐声中得到尽情抒发。在观舞过程中,我会留意普氏用音乐塑造的每个人物形象:这是浪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主题、那是幽默的茂库西奥,这是善良的劳伦斯神父、诙谐的妈妈主题,那是粗暴的提伯尔特。而马林斯基乐团在“姐夫”的执棒下,铺展出丰沛饱满的音色,俄式的粗犷与细腻、宏伟与深沉兼而有之,特别是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这一段,从一开始一连串不协和和弦到机械单一的音乐元素,被调动得有声有色,震耳欲聋的音响直接从乐池串到大厅顶端,听得非常过瘾!



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朱丽叶登场时才14岁,她一身粉色连衣裙,穿梭在舞台上,与帮她更衣的奶妈嬉戏,其舞姿轻盈,充满着小女孩的天真调皮和浪漫幻想。舞台上的女一号由马林斯基头牌明星戴安娜·维什涅娃扮演,对于今年40的V娃来说演一个十多岁的女孩确实不易,但我们在舞台上见到的就是活生生的一个十多岁女孩,那自如的脚尖行走、转圈,灵活的舞步,捕捉到朱丽叶最单纯可爱的一面。之后,V娃与罗密欧的两段出彩的双人

舞——阳台与卧室双人舞则跳尽了舞者的灵魂深处。说实话,V娃的弹跳已经不占优势,但她对莎翁戏剧的深刻理解、对普氏音乐的点位捕捉、对少女朱丽叶内心成长蜕变之体察,把思念、爱恋、倾诉、道别、凄美、悲痛、绝望这种种情感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她的动作高贵而自然,每一个定格动作都那么到位、传神,像极了油画中的朱丽叶。是的,最高级别的舞者即便没有动作,但眼神、气场足以扫射一切,V娃就是如此,她与罗密欧四目相对时,那眼

演完后他显得特别放松,很友好地交谈了一番,他说《天鹅湖》演得太多,而普氏的音乐无论从结构到表现手法都拓展了芭蕾舞剧音乐的表现力,最后建议你一定要来看“罗朱”,脸上写满了自信。

整部芭蕾舞剧3幕13场,十足3小时。没有复杂华丽的舞美,只有写实清晰的色调;没有炫技花哨的舞蹈动作,只有人物内心深刻的独白;情感戏剧张力在“姐夫”诠释的音乐里,也在主人公每一个动作、眼神细节中。艺术,再现了悲剧的力量,它力透纸背!我全然进入每一场景,跟随剧情发展,同喜同悲,最后恋人双双殉情这一场景,无不催人泪下……

悲剧的力量总是摄人心魄的,这次搬上大剧院舞台的1940年马林斯基版的“罗朱”感人之处,在于它深挖莎翁悲剧性元素,创造了极富戏剧性和情景交互式的芭蕾表达。众所周知,古典芭蕾有它规范均衡的结构和动作,但这部芭蕾完全颠覆了原来为古典芭蕾舞者而特别设计的大段高难度炫技和华美的动作,编舞完全为剧情发展和戏剧内容服务,通过舞者肢体语言,每个细

“恋爱的使者应当是思想,因为它比驱散山坡上阴影的太阳光还要快十倍;所以维纳斯的云车是用白鸽驾驶的,所以凌风而飞的丘比特生着翅膀。”出自莎士比亚著名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名言。这部发生在维罗纳,历经500多年的爱情悲剧,以其感人至深的力量和深刻的戏剧内涵给予众多艺术家创作灵感,用音乐来描写它的就有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柏辽兹、古诺、贝利尼,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虽然在他们之后谱曲,但普氏独特和极富个性的音乐语汇已然成为20世纪“罗朱”音乐的代名词。

从唱片到现场音乐会,听了无数遍普罗科菲耶夫的芭蕾组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每个主题所表现的人物形象和性格、每个场景的音乐是一目了然,因此当代着俄罗斯最高艺术表演成就的航空母舰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管弦乐团近400位艺术家在“指挥沙皇”捷杰耶夫的带领下在上海大剧院演绎全本芭蕾“罗朱”时,那种兴奋感自不言而喻。

这次他们带来五台剧目七场演出,涵盖了俄罗斯作曲家的歌剧、芭蕾舞剧、交响乐和协奏曲,再现了俄罗斯艺术的魅力和马林斯基剧院的辉煌。话说指挥大师捷杰耶夫,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姐夫”,在那么多芭蕾舞剧音乐中,“姐夫”独爱普罗科菲耶夫的“罗朱”。我在听了前两场老柴的歌剧《黑桃皇后》以及交响乐专场后,特地去后台祝贺“姐夫”,

琴键上的独行者

——记钢琴大师瓦莱里·阿凡纳西耶夫

◆ 颜悦



早在年初,钢琴大师瓦莱里·阿凡纳西耶夫(Valery Afanassiev)将于今年秋天首次来沪的消息已在乐友间不脛而走,待到最终确认他的独奏会将于11月12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乐迷们更是闻风而动。在琴坛名家接踵而至的当下,这位处世低调的钢琴家的到来,何以备受资深乐迷们的关注与期待?若有机会欣赏过他对贝多芬、舒伯特等人作品颇具个性的演绎,想必已从他那通透的琴声中找到了答案。

俄罗斯钢琴学派向以严谨、扎实的技巧训练,以及“技巧服务于音乐”的艺术理念成为一片演奏人才辈出的沃土,23岁时即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夺魁的阿凡纳西耶夫便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不过学生时代的他虽长期师从雅科夫·扎克、埃米尔·吉列尔斯等俄系大师,但从他日后的演奏听来,除在细腻、深刻的风格、全面、精湛的技巧等方面与两位老师一脉相承外,并不见太多该学派的传统印迹,而是更多展现出自己对作品独到的理解。他指下的贝多芬具有以柔克刚的内力,在演奏舒伯特时,则将速度的延展发挥到极致,从而给出更多更长的留白。他试图以柔和抒情的方式表现出勃拉姆斯音乐中内向性格的一面,一旦沉浸于肖邦的世界中,又让乐声中的忧郁化作美丽。这里的一切于他而言都是如此自然。

然而较之伊沃·波格莱里奇等以追求自我为名、目空一切的同行,阿凡纳西耶夫对自我艺术理念的这份坚守则始终建立在高度尊重

作曲家意图的基础之上。如他所言:“我在准备曲目时,首先是严格忠实作曲家的原意,直到融会贯通,才将经过深刻领悟后的自我呈现给听众。”就像对于11月12日将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独奏会中演奏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他认为几乎所有的钢琴家都将这里的第三乐章弹得很快,这与作曲家在乐谱上标注的“从容的快板”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他会选择以较慢的速度将音乐呈现,在遵从贝多芬原意的同时也表达出个人内心的感悟。

这份精益求精的追求,同样反映于阿凡纳西耶夫对于演奏曲目异常谨慎的选择。在他看来,演奏之前首先要确认这首曲目是否已化作自身的一部分,绝不该轻易染指自认为尚不能下手的作品。同样以他为这次上海独奏会精心准备的贝多芬“悲怆”、“月光”、“热情”三部奏鸣曲而言,虽说他早已想在一场音乐会中集中演奏这三部著名的作品,却也觉得这对于当时的自己是个巨大的挑战。“例如《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时间在静谧地流逝,但演奏时却要将音乐呈现出仿若静止的状态。当我在12岁时听了里赫特大师演奏的《热情奏鸣曲》而受到强烈震撼后,一直踌躇,直到最近某一天一气呵成弹了一遍,终于感到我也能自然而然地演奏它了。”待到这一切水到渠成,乐迷们也迎来了他对于这些经典之作的精彩演绎。

不久前,阿凡纳西耶夫录制的这三部奏鸣曲的唱片以《我是贝多芬》之名率先发行。对此钢琴家解释道,“坚守贝多芬,就是对文化和艺术的坚守,也就是对自我的坚守。人固有一死,在有限的演奏生涯中,演奏时绝不允许如同睡着了的苍蝇,应该像富特文格勒那样,付出连脚心都出汗的热情”。如此忘我的艺术态度,也造就了阿凡纳西耶夫在当今琴坛备受同行们敬重的地位。

朱践耳《曲集》在“柴院”反响强烈

◆ 曹畏

近日,上海交响乐团在名誉音乐总监陈燮阳的指挥下,举办了“朱践耳作品专场音乐会”,其中开场演出的就是朱践耳1958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三年级的习作,被他称为自己“第一部有成就的乐队作品”。次年5月,此作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首演,7月由阿·别洛乌索夫指挥苏联大剧院交响乐团演出并录音,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收购保存在电台播放。前两年此作被收入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朱践耳管弦乐曲集》。

今年9月中秋前夕,收有《节日序曲》的《朱践耳管弦乐曲集》与《朱践耳交响乐曲集》及《朱践耳作品集》、《朱践耳创作回忆录》被作为贵重礼品,赠送给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以祝贺该院成立150周年。

为何把朱践耳的作品集和文集作为贵重的厚礼赠送给“柴院”?上音是有其慎重而周到的考虑的。因为1955年至1960年,朱践耳曾在“柴院”留学,作曲的主课老师是“柴院”特地为他外请的在创作和教学有突出成就的谢尔盖·阿尔捷米耶维奇·巴拉萨良。在五年的留学中,朱践耳在巴拉萨良等苏联老师的授课指导下,先后创作了众多音乐体裁的习作,最为成功和引起“柴院”师生瞩目和好评的是《节日序曲》与富有创新意义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五个乐章的交响乐——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回到国内的数十年里,他又满怀激情和使命笔耕不止,创作了一大批开拓了中国音乐新境界的交响曲、管弦乐曲等各种体裁和题材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当代的音乐宝库。同时他还在上音授课,培养了一批颇有作曲成就的学生。

“柴院”院长由俄罗斯文化部长担任,表明“柴院”在俄罗斯文化教育界有着很高的地位。当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林在勇在庆典上把曾为“柴院”学生和上音教师的朱践耳四大大册《曲集》和《回忆录》赠送给“柴院”院长时,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极为轰动。坐在台上的“柴院”三位正副

院长按照国外当着客人面打开礼品的惯例,马上拆封朱践耳的礼品,并分别翻阅起来,他们即刻被朱践耳如此清楚、整洁、准确的总谱手谱本吸引住了,他们表示很少看见如此好似印刷体的总谱手谱本,他们特别是被朱践耳作品的音乐特质和音乐风格深深吸引住了。“柴院”院长说这是该院150周年收到的珍贵礼物。林在勇面对“柴院”对朱践耳作品的高度珍视和高度评价,感到这是上音的光荣,也是上海的光荣。林在勇在“柴院”赠送朱践耳的《曲集》等著作时,还向“柴院”领导和师生谈了今年9月1日朱践耳亲笔写的贺辞,朱践耳写道:“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150周年之际,请允许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赠送我的两本总谱集《交响乐曲集》和《管弦乐曲集》。前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毕业生和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现94岁的作曲家朱践耳。”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在勇读毕朱践耳的贺词,场内又响起热烈的掌声。

“柴院”在庆贺创办150周年时,还计划出版一系列纪念文集,其中有《音乐学院》杂志编辑出版纪念朱践耳老师巴拉萨良的专集。“柴院”专门写信给上音,委托约请朱践耳也写一篇回忆老师巴拉萨良的文章。朱践耳随即积极回忆当年的留学生涯,回忆老师巴拉萨良对他的教诲,很快一篇由他口述,上世纪50年代也曾任“柴院”留学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理论家黄晓和执笔的《亲爱的老师永远活在我心中》一文,使用中俄文脱稿完成,朱践耳用中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由上音发至“柴院”。在口述中朱践耳深情地回顾了“柴院”的五年留学生活及创作,深情回顾了老师巴拉萨良对他的悉心指导及作曲要求,言辞中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在文中最后说“时光似箭,自那时到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老师早就在天堂安息,而我已进入94岁高龄,岁月难忘,老师永远在我心中。”